

翻译家谈翻译丛书

英语文学卷

"TRANSLATORS 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SERIES
(ENGLISH LITERATURE VOLUME)



从《黑奴吁天录》 到《喧哗与骚动》

微澜与巨潮激荡的百年史

*From Uncle Tom's Cabin to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n Unordinary Century of the
English Literature's Translations in China*

邹海仑 主编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翻译家谈翻译丛书

英语文学卷

"TRANSLATORS 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SERIES
(ENGLISH LITERATURE VOLUME)

从《黑奴吁天录》 到《喧哗与骚动》

微澜与巨潮激荡的百年史

From *Uncle Tom's Cabin* to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n Unordinary Century of the
English literature's translations In China*

邹海仑 主编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黑奴吁天录》到《喧哗与骚动》：微澜与巨潮
激荡的百年史 / 邹海仑主编. —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16.1

(翻译家谈翻译丛书)

ISBN 978-7-5151-0546-8

I. ①从… II. ①邹… III. ①英语文学—文学翻译—
文集 IV. ①H315.9-53 ②I0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4234 号

从《黑奴吁天录》到《喧哗与骚动》

——微澜与巨潮激荡的百年史

主 编 邹海仑

责任编辑 刘 荔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政编码 100102

电 话 010-64210080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546-8

定 价 60.00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 在“大师退场的年代”继续耕耘

邹海仑

二十年前，那时还健在的我国著名诗人、德语文学大师冯至（1905—1993）先生在《世界文学》杂志组织的一个座谈会上回顾了“五四运动”。他在肯定中国现代早期一批翻译家的功劳时说，他们为我们请来了“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两位老先生。说他们对于开启民智，把旧中国变成新中国，是“功莫大焉”。冯先生说话时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而他离开我们转眼已是二十年！他当时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近二十年间在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方面取得的空前成就，称之为“盛世”。这个“盛世”在21世纪仍然在延续，人们已经在谈论“三十年盛世”。的确，仅就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界的情况而言，这三十年的成就无疑超过了此前的七八十年，而且在这段盛世期里，涌现出一批大师级的翻译家。但是“人事有

代谢，往来成古今”。几年前，著名英语文学翻译家、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方平先生去世，曾引起国内文学翻译界同仁的悲痛。在参加他的追悼会时，许多老翻译家和出版家有感于近些年来包括主万、梅绍武、施咸荣、杨乐云等许多著名翻译家的纷纷谢世，有人说“这是一个大师退场的年代”。这当中除了有对逝者的悲痛，自然也包含着对于当前在商业化大潮的影响下，部分翻译作品的质量低下，粗制滥造，甚至成为社会公害现象的气愤和忧虑。因而人们在呼唤新的大师出世，呼吁翻译精品的产生。而这就要求对以往成功经验的总结、介绍和汲取。这也是这套《翻译家谈翻译》丛书出版的原因。

说到中国现当代英语文学的翻译介绍，人们便躲不开有开山之作意义的“林译小说”，也不免要谈到改革开放以后对西方现代文学介绍过程中，对我国读书界和文学创作界（包括二〇一二年中国诺贝尔文学获得者莫言）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对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作品的介绍。正是因为如此，我把“林译小说”中的代表作之一《黑奴吁天录》和福克纳小说译作之一的《喧哗与骚动》提出来，作为百年来中国现当代英语文学翻译的代表。

谈“林译小说”就一定要谈到林译小说的创造者林纾（1852—1924）。林纾作为中国翻译界的一个奇人，他本人并不通晓一门外语，却能与人合作，翻译出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和相当质量的外国文学名著，影响了一两代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从这些译著受益匪浅，终生难忘。以致像钱锺书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到了晚年仍然对他念念不忘，著专文以论之。像郭沫若这样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也以早年读过他的译作而心以为幸。虽然，按照今天的翻译标准，他的译文也许难以入流。但是他做的开创性工作，使得人们懂得了翻译工作的价值与力量，造成了空前的影响。这是中国现当代英语文学翻译的一个必要的妊娠期，一个幸运的妊娠期。因此本文集不仅收入林纾本人写的四篇译著前言，而且收入了钱锺书先生写的一篇颇有学术价值的关于林纾翻译的论文以飨读者。

二十世纪中国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另一个奇才，大约要数莎士比亚戏剧的译者先驱朱生豪先生（1912—1944）。他生于乱世，享年只有三十二岁。但他所做的工作却是不朽的。他使那位几个世纪前的英国文学大师，真正走入了中国寻常百姓家。本文集中收入他写的短短序言是一个宝贵的文献。

在二〇一〇年中国作协组织的唐山国际作家写作营发言时，我曾经在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中国作家的成长情况时颇有感慨。有一位早在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初就全国闻名的河北农民作家，到了七八十年代却陷入了创作力枯竭的怪圈。到了二十一世纪甚至根本写不出新东西，直到二〇一〇年抱憾去世。我发问：为什么有些人三十年间鲜有进步？为什么另一些人，例如莫言，三十年间能从小小学童变成了大师？我把这归结为：除了他们有不同的生活实践外，还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阅读实践。我把这种情况的形成做了一个比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关键发育期里喝的是不同的奶。世上有三种奶：一种是耗子奶；一种是牛奶，还有一种是狮子奶。不同的人喝不同的奶。喝耗子奶的，长大了只能是鼠目寸光；喝牛奶的，虽然对身体有益，但长大了只能是循规蹈矩的普通人，而喝了狮子奶的人，长大了才会有狮子的体魄、狮子的心。一个作家的高度取决于他本人的眼界和心胸。我说我们的《世界文学》杂志就是一个为中国作家提供狮子奶的杂志。中国一批有出息的作家懂得关注它，从它那里喝了狮子奶，受了启发，才能比别的作家成长得更快。我举了莫言为例。据我所知，莫言为了读到译者李文俊先生为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写的译者前言才特意买了《喧哗与骚动》这本书。改革三十年，正是因为有了像李文俊这样的译者翻译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杰作，才使中国作家知道了美国南方有一块叫作“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文学版图，才使我们的莫言们受到启发，才有了中国文学中的“山东高密东北乡”。才使我们有了像莫言、贾平凹这样的新时期的大师。我的话也许有失偏颇，但是三十多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和出版事业的兴盛，对于我国整个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怀着对李文俊先生的敬意，我在本文集里特意选编了他写的两篇谈自己翻译生涯的短文，使人们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使人们知道一个人怎样肯于沿着行人寂寥的小径攀登，才会达到光辉的顶点。

本文集收入许多专家正襟危坐把翻译作为学术来探讨的文章，也收入了一些翻译家把翻译作为生活娓娓道来的、近乎散文的佳作。这是因为几十年前冯至先生曾经教导作为小编辑的我，要注意选择那些能够反映作家真性情的东西，让读者看到作家真正的面孔。正是秉此原则，除了翻阅众多文集以收集材料之外，我也从互联网上收集了诸如我国著名的劳伦斯、吉卜林作品译者文美惠女士的《翻译吉卜林，先过主题关》这样的文章。读了这样的文章我们才会知道，当年身为江南大家闺秀的文美惠先生，原来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一生奉献给英美文学翻译事业，而是一心要进军校的。而命运的阴错阳差却使她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并且得以聆听朱光潜这样的大学问家的教诲，为杨绛这样的

大翻译家的译作《堂吉诃德》写前言，终究度过了多姿多彩的一生。

是的，也许我们的年代可以被称作是一个“大师退场的年代”，但是也是一个仍然有许多大师“尚在场中”的年代，比如本文集的后十几位翻译家都依然健在，并且在辛勤工作。而且一些新的大师正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李文俊先生两年前就以《我发现了一个优秀翻译家》为题在《中华读书报》上充满欣喜地发出欢呼，惊叹一位年轻而出色的翻译家的涌现。所以，不必悲观，在“大师退场的年代”继续耕耘，应该是这一代人的责任。

本文集共收入四十八位名家的五十八篇文章。这些篇章许多曾经被一些其他文集收录过。编者特向为那些文集付出过劳动的人们表示谢意。

2015年7月8日

目 录



- 邹海仑 | 前言
 在“大师退场的年代”继续耕耘 1
- 林 纾 | 《黑奴吁天录》例言1901 1
 《吟边燕语》序1904 3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1905 4
 《鲁滨孙漂流记》序1905 6
- 郭沫若 | 理想的翻译之我见 7
 《雪莱诗选》小序 10
- 赵元任 | 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 12
- 傅东华 | 《飘》译序 24
- 林语堂 | 论翻译 26
- 茅 盾 | 《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 38
 《茅盾译文选集》序 47
- 朱光潜 | 谈翻译 50
- 冰 心 | 我也谈谈翻译 57
- 伍蠡甫 | 伍光建的翻译——《伍光建翻译遗稿》前记 60

目 录



- 梁实秋 | 莎士比亚与性 64
 | 莎士比亚与时代错误 67
- 张友松 | 文学翻译漫谈 70
- 张谷若 | 谈我的翻译生涯 79
- 李霁野 | 译诗小议 86
- 吕叔湘 | 翻译工作和“杂学” 93
- 周煦良 | 翻译三论 97
- 卞之琳 | 译诗的经历和看法 108
- 钱锺书 | 林纾的翻译 114
 | 附 记 136
- 萧 乾 | 漫谈文学翻译 137
- 赵萝蕤 | 我是怎么翻译文学作品的 140
- 朱生豪 | 《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 149
- 王辛笛 | 谈翻译 151

- 叶君健 | 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点体会 154
- 许汝祉 | 译《马克·吐温自传》后论译者胸怀 167
- 杨周翰 | 翻译杂感 170
- 王佐良 | 一个业余翻译者的回顾 173
词义·文体·翻译 176
- 荒芜 | 翻译，永远是一个成问题的问题 183
- 邹荻帆 | 有感于翻译工作 187
- 陈敬容 | 浅尝甘苦话译事 189
- 杨苡 | 一枚酸果——漫谈四十年译事 196
- 方平 | 水无定性 随物赋形——谈翻译家的语言观 199
不存在“理想的范本”——文学翻译工作者的思考 205
- 许渊冲 | 翻译中的几对矛盾 211
- 屠岸 | 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翻译 219
喜爱济慈，认识济慈，翻译济慈 228

目 录



- 杨静远 | 别具一格的“合译” 233
- 傅维慈 | 我译的第一部英国小说《问题的核心》 239
- 李野光 | 相逢狭路，别是情缘——我与惠特曼和《草叶集》 245
- 董乐山 | 与初学翻译者谈翻译 251
- 王 科 | 从雪莱论译诗谈起——雪莱作品学习小札 262
- 施咸荣 | 文学翻译杂感 265
- 王永年 | 苦涩的笑——谈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 270
- 梅绍武 | 译事随感 272
- 江 枫 | 我译雪莱 277
- 鹿 金 | 《愚人船》琐谈 285
- 李文俊 | 译人自语 288
行人寥落的小径——译《喧哗与骚动》 291
- 文美惠 | 译吉卜林先过主题关 294

- 屠 珍 | 对文学翻译的几点体会 / 298
- 张 玲 | 文化的传承是需要少数人来维护的 301
双城情结，双城情解 312
- 黄源深 | 魅力无限的《简·爱》 316
- 孙致礼 | 我译《傲慢与偏见》 322

林纾（1852—1924），近代文学家、翻译家。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考进士不中。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习。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因任北京大学讲席。辛亥革命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林纾翻译小说始于1897年，他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等。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歌洛克奇案开场》等7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6种，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

《黑奴吁天录》例言 1901



- 一是书专叙黑奴，中虽杂收他是，宗旨必与黑奴有关者，始行着笔。
- 一是书以“吁天”名者，非代黑奴吁也。书叙奴之苦役，语必呼“天”，

因用以为名，犹明季六君子《碧血录》之类。

— 是书为美人著。美人信教至笃，语多以教为宗。顾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为传述，识者谅之。

— 是书系小说一派，然吾华丁此时会，正可引为殷鉴。且证诸叻嚕华人及近日华工之受虐，将来黄种苦况，正难逆料。冀观者勿以稗官荒唐视之，幸甚！

— 是书描写白人役奴情状，似全无心肝者。实则彼中仇视异种，如波兰、埃及、印度，惨状或不止此。徐俟觅得此种记录，再译以为是书之左证。

— 是书开场、伏脉、接榫、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译者就其原文，易以华语，所冀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

— 书中歌曲六七首，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并不亡失，非译者凭空虚构。证以原文，识者必能辨之。

— 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本以取便观者，幸勿以割裂为责。

——录自林译小说丛书《黑奴吁天录》

《吟边燕语》序 1904



林纾

欧人之倾我国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泥古骇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惟新之从。余谓从之诚是也，顾必谓西人之夙行夙言，悉新于中国者，则亦誉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耳。英文家之哈葛得，诗家之莎士比，非文明大国英特之士耶？顾吾尝译哈氏之书矣，禁蛇役鬼，累累而见。莎氏之诗，直抗吾国之杜甫，乃立义遣词，往往托象于神怪。西人而果文明，则宜焚弃禁绝，不令淆世知识。然证以吾之所闻，彼中名辈，耽莎氏之诗者，家弦户诵，而又不已，则付之梨园，用为院本。士女联袂而听，歔歔感涕，竟无一斥为思想之旧，而怒其好言神怪者，又何以故？夫彝鼎樽彝，古绿斑驳，且复累重，此至不适于用者也。而名阀望胄，毋吝千金，必欲得而陈之。亦以罗绮纨纈，生事所宜有者，已备足而无所顾恋。于是追躐古踪，用以自博其趣，此东坡所谓久饜膏粱，反思螺蛤者也。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教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故西人惟政教是务，瞻国利兵，外侮不乘，始以余闲用文章家娱悦其心目，虽哈氏、莎氏，思想之旧，神怪之托，而文明之士，坦然不以为病也。余老矣！既无哈、莎之通涉，特喜译哈、莎之书。挚友仁和魏君春叔，年少英博，淹通西文，长沙张尚书既领译事于京师，余与魏君适厕译席。魏君口述，余则叙致为文章。计二年以来，予二人所分译者得三四种，《拿破仑本纪》为最巨本，秋初可以毕业矣。夜中余闲，魏君偶举莎士比笔记一二则，余就灯起草，积二十日书成，其文均莎诗之纪事也。嗟夫！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氏之诗。余今译《莎诗纪事》，或不为吾国新学家之所屏乎？《莎诗纪事》传本至伙，互校颇有同异，且有去取，此本所收，仅二十则，余一一制为新名，以标其目。光绪三十年五月，闽县林纾序。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 1905



林纾

伍昭宸太守至京师，访余于春觉斋。相见道故，纵谈英伦文家，则盛推司各德，以为可侔吾国之史迁。顾司氏出语隽妙，凡史莫之或逮矣。余适译述此篇，即司氏书也，故叩太守以所云隽妙者安指，太守曰：“吾稔读《吕贝珈传》，中叙壳漫黑司得善射，乃高于养叔，吾已摭拾其事入英文课本矣。”余大笑，立检此稿示太守，自侈与太守见合。太守亦大喜，翻叩余以是书隽妙所在，趣余述之。余曰：“纾不通西文，然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若但以是书论，盖有数妙：古人为书，能积至十二万言之多，则其日月必绵久，事实必繁伙，人物必层出；乃此篇为人不过十五，为日同之，而变幻离合，令读者若历十余稔之久，此一妙也。吾闽有苏三其人者，能为盲弹词，于广场中以相者囊琵琶至，词中遇越人则越语，吴人楚人则又变为吴楚语，无论晋、豫、燕、齐，一一皆肖，听者倾靡。此书亦然，述英雄语，肖英雄也；述盗贼语，肖盗贼也；述顽固语，肖顽固也。虽每人出话，恒至千数百言，人亦无病其累复者，此又一妙也。书中主义，与天主教人为难，描写太姆不拉壮士，英姿飒爽，所向无敌，顾见色即靡，遇财而涎，攻剽椎埋，靡所不有，其雅有文采者，又谄容诡笑，以媚妇人；穷其丑态，至于无可托足，此又一妙也。《汉书·东方曼倩传》叙曼倩对侏儒语及拔剑割肉事。孟坚文章，火色浓于史公，在余守旧人眼中观之，似西文必无是诙诡矣。顾司氏述弄儿汪霸，往往以简语泄天趣，令人捧腹；文心之幻，不亚孟坚，此又一妙也。且犹太人之见唾于欧人久矣，狗斥而奴践之，吮其财而尽其家，欧人顾乃不怜，转以为天道公理之应尔。然国家有急，又往往假资于其族，春温秋肃之容，于假资还资时，斗变其气候。犹太人之寓欧，较幕乌为危，顾乃知有家，而不知有国；抱金自殉，至死不知国为何物。此书果令黄种

人读之，亦足生其畏惕之心，此又一妙也。包本王裔之于拿破仑，漆身吞炭，百死无恤，又日为秦廷之哭；英俄怜之，挟以普奥之怒，因得复辟。虽为祚弗修，其复仇念国之心，可取也。今书中叙撒克逊王孙，乃嗜炙慕色，形如土偶，遂令垂老亡国之英雄，激发其哀厉之音，愚智互形，妍媸对待，令人悲笑交作，此又一妙也。吕贝珈者，犹太女郎也，洞明大义，垂青英雄，又能以坚果之力，峻斥豪暴，在犹太中，未必果有其人。然司氏既恶天主教人，特高犹太人以摧践之，文心奇幻，此又一妙也。华德马者，合贾充成济为一手者也，其劝喻诸将，虽有狡诈者，亦将为之动容。天下以义感人，人固易动，从未闻用篡窃之语宣之广众，竟似节节可听者；则司氏词令之美，吾不测其所至矣，此又一妙也。”综此数妙，太守乃大魁余论。惜余年已五十有四，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请业于西师之门；凡诸译著，均恃耳而屏目，则真吾生之大不幸矣。西国文章大老，在法吾知仲马父子，在英吾知司各德、哈葛德两先生；而司氏之书，涂术尤别。顾以中西文异，虽欲私淑，亦莫得所从。嗟夫！青年学生，安可不以余老悖为鉴哉！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六夕閩縣林紓畏廬甫叙于春覺齋

——录自林译小说丛书《撒克逊劫后英雄略》